

原色

侯孟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原色

侯孟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原色/侯孟著. - 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1999.5

ISBN 7-5008-2134-4

I. 原… II. 侯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5448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(北京鼓楼外大街)

印刷: 北京市通州区鑫欣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版次: 1999 年 5 月第 1 版

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 250 千字

印张: 10

印数: 1~3064 册

定价: 14.00 元



侯孟，1956年7月出生于矿工家庭。祖籍山西平遥，现在山西霍州矿务局第一中学工作。

1981年在《汾水》发表短篇小说《八音鼓儿响》。《原色》为其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“嚯——”

放炮员吹一声哨子，把手中的发爆器旋钮一拧，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一阵浓烈的硝烟从工作面漫出来。

倚靠棚腿假寐的贾迷瞪眨眨眨眼，站起身冲进了硝烟。

“干活躲懒，捡炮线倒是个兔子！”小队长王红旦提着镐，嘴里骂着贾迷瞪，弯腰进了工作面。段成柱和武锁随后钻了进去。

这茬炮崩下的煤不少，丈八高的煤从高处漫坡似的倾泻下来，足有百八十吨，王红旦爬上煤堆顶部举起镐剝顶板，——这叫“问顶”，看是否有伪顶，伪顶下来要伤人。剝完顶板，剝煤帮，——这叫“敲帮”，看是否有煤块悬着，煤块偏帮也会伤人。这儿敲敲，那儿刨刨，虚石悬煤全剝捣下来了，王红旦见贾迷瞪还在煤堆里扯启爆后的雷管引线，不由火起，朝贾迷瞪大喊：“拉煤！就他妈的知道捡炮线。”

贾迷瞪嘴里应着，赶紧团起手中的铜芯炮线，揣怀里，寻找拉煤的铁簸箕。簸箕已到了段成柱手里，武锁抓着牛角叉子。

段成柱喊：“开溜子！”

武锁朝溜头晃矿灯。

看溜子的冯玉按下按钮启动了溜子。

电动机吼叫，铁溜槽里的大链动起来。

站在溜尾的段成柱挥舞铁簸箕，狠狠地插向煤堆里。武锁将插子插进链环。随着大链刮板向前推进，绷直的钢丝绳牵动铁簸箕，铁簸箕铲着煤涌进溜子，形成了滚动的煤流。

一簸箕接一簸箕，几十簸箕下来，段成柱背上的热气顺着脊梁沟往上喷，头上的汗珠吧嗒吧嗒往脚下砸。

煤堆高处看顶板的王红旦叫唤：“换人！贾迷瞪！换人！二两铜能发了你？”

仍在逡巡煤堆，寻找雷管引线的贾迷瞪听到喊叫，收回目光，跳到段成柱跟前，接过了铁簸箕。

段成柱靠着六米高的立柱大口大口喘粗气，扯出围在脖子上的毛巾把汗水擦了一把又一把。头上矿灯射出的光，扫到贾迷瞪脸上。

贾迷瞪这人瘦瘦怯怯，眼不大，眉毛短而粗，尖下巴有几根稀疏的胡子。因为成天迷迷瞪瞪，一副睡不醒的样子，人们喊他贾迷瞪。其实他本名叫贾亦真，是个脚踩西瓜皮，双手抓稀泥，能滑就滑，能抹就抹的把式。过去家里挺富，如今却穷得露裆。马瘦毛长，人穷志短，也怪不得贾亦真把二两铜看在眼里，下煤窑的，谁不想多弄两个钱呢？

段成柱下煤窑也是奔钱来的。

挑起生活的担子，是在父亲沉痾去世之后。妈年迈，姐出嫁，弟弟年幼，家庭的重担不挑，谁挑？无可奈何，段成柱从高中二年级退了学。冬天，去小煤窑拉炭回村卖。春天，到城里建筑工地挖土方。夏天，在砖窑里背砖。钱是好东西，缺了就得拿力气去换，这个道理，段成柱无师自通。听说汾东矿在县上招工，他拉上在村里闲混的武锁去报名。武锁说下煤窑危险，段成柱说七十二行，下煤窑最挣钱。报名时，遇上高一年级的同学冯玉。段成柱惊奇，问

冯玉为啥也辍学去钻黑窟窿。冯玉嗫嗫嚅嚅说从小订下“娃娃亲”的向梅同上高中，家中供不起。为了向梅能继续上学，要去下煤窑挣钱。段成柱佩服冯玉是个男子汉。武锁撇嘴，嘲笑冯玉没出息。

到汾东矿后，三人分到了一个回采队，住在一个宿舍。冯玉个头小，身子弱，小队长王红旦时常照顾他看管煤溜子。武锁累了就歇班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只有段成柱干着回采队里最苦重的拉簸箕活儿，仍然坚持天天上班。他要多挣些钱寄回家去，让妈偿还给爸治病时借下的债，供养弟弟成刚上学。虽然一个班拉成百吨煤，支几十根高柱，脊背上湿漉漉的，脱下衣服能拧出水，但休息一天就要少得三块一毛三分钱，他舍不得空班。大月三十一天，小月三十天，月月满勤，他已经干了两年半啦。

刚下煤窑时，悲哀和失落常常在不经意间袭上段成柱心头。校园里同龄的人坐在亮亮堂堂的教室读书写字，学习佼佼者做着步入大学殿堂的梦，而自己却天天钻黑窟窿，脏眉倦眼牛马似的拉簸箕，把人生最辉煌的青春岁月消耗在繁重而机械式的体力劳动之中，想想实在不甘心。惆怅，苦闷，极想改变这种命运，却茫然不知走哪条道。

一天班后，三人都在宿舍里。武锁学弹吉他，咯嘣咯嘣弹不成调，还弹。段成柱躺在床上心烦，欲阻止武锁弹下去，起身，见冯玉专心看书，走过去要过来，是一本《电工与电子基础》。翻翻，看不进去，递还冯玉，躺回床上，他的心开始静下来。笨拙的武锁执着地弹吉他和机灵的冯玉苦学机电知识，启发了他。倘若不离开校园，自己是拔尖的好学生，同学敬佩，老师喜欢。到了煤矿难道就不能出人头地吗？一个煤矿只有三分之二的人下井，其中又仅有一半人在采掘最艰苦的岗位上。别人能坐机关搞管理当领导下命令，自己为何就不能呢？放羊娃出身的父亲不也领过兵打过仗吗？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除了进入知识的水域里游泳，别无他途。从此，段成柱也成了图书馆的常客。他借回煤炭院校的教科书，逐章研究。不明之处，就问队里的技术员，或请教矿上的总工程师李星

石。

一年来,段成柱研读完《煤矿地质学》,了解了煤的形成和影响煤矿生产的地质因素。又看完了厚厚的两大本《采煤学》。每当他在拉煤间歇喘息时,总不免涌出一种念头:目前这种仓房式打眼放炮采煤法,回收率低,劳动强度却非常大,难道不能用更好的采煤法替代吗?根据汾东矿井下地质构造,采用长壁式分层采煤不是不行,为什么不搞呢?花费一个星期的班余时间,经过反复修改,段成柱写出了一份《汾东矿实行长壁式采煤可行性报告》,递交总工程师李星石。李星石告诉段成柱,矿上已经有了改仓房式采煤为长壁式采煤的意向。段成柱心中隐隐有些失望,但他盼望着长壁式采煤快点实现,早日把工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。

几个回合下来,炮崩下的煤拉光了。王红旦指挥竖立高柱,支撑顶板。

大队长杨保旺进了工作面。

杨保旺举着矿灯查看了顶板,对王红旦说:“这个采区已经采了一半,注意顶板,别让吃不住劲冒下来。”

王红旦正爬上人字梯,踩在高处,往段成柱竖起的高柱头上塞柱帽,听见杨保旺的话,大声说:“放心吧,我不让它下来,它敢?”

杨保旺说:“上了你妈的床,再喊爸就晚了。”

“老子还不知道让谁喊爸哩!”王红旦抡起大锤砸实了柱帽,从人字梯上跳下来。

杨保旺抹了把头上的汗,说:“咋这么热?”用矿灯四处照,发现往工作面引风的风筒瘪塌了。

王红旦也看到了,说:“刚才还硬邦邦的,这会儿咋屁包软蛋啦?”

“风停了!快撤人!出去看看。”杨保旺吆喝着往出走。段成柱等人抓起工具急忙跟上,路过另外两个工作面,把干活的人们都喊了出来。

顺着风筒走到进风巷,这才发现巷道冒顶,落下的巷石把巷道

堵严了。

杨保旺回头说：“派个人先给调度室打个电话，汇报汇报。”

“我去！”贾亦真眨眨眼，紧往前凑。

“又不是抓嫖客，要你小子积极？”王红旦瞪着贾亦真说。

“去吧！去吧！去个人就行。”杨保旺朝贾亦真挥挥手。

“打完电话马上回来，早下班没工。啊！”王红旦朝贾亦真背影大声说。

贾亦真嘴里咕哝着走了。

杨保旺爬上岩石堆，顺着未倒的棚梁往下掀石头。一会儿，露出个窟窿。探头向里看，冒顶高度在七米左右，顶部岩石龇牙咧嘴。

王红旦也钻进了脑袋，环视一圈，叫着：“妈妈呀，冒得这么厉害！”

“不知道顶板稳住没有，得上去看看。”杨保旺说。

“我上！”王红旦说。

“太危险，我上！”

“你老骨头啦，胳膊腿不打弯，还是我上！”王红旦边说边往里蹭身子。

“让我上！”杨保旺一把拉住王红旦，“我的经验比你多！”

“小看我咋地？你在下面招呼着，顶板亲嘴，把我拽快点，别砸吧碎就行！”王红旦提镐窜了上去。

“小心！”杨保旺屏住呼吸，紧盯着王红旦。

王红旦接近顶板，举起镐顺着冒顶边沿向中心轻叩。

笃！笃！笃！叩击顶板的声音震破了巷道的寂静。

突然，王红旦脚下一滑，碎石哗哗响。杨保旺惊叫：“快下！”

稍停，王红旦说：“没事！”稳住脚，继续“问顶”。

几分钟后，王红旦蹭了下来。

“咋样？”杨保旺问。

“没事！吓得老子尿了一股。”王红旦摸着裤裆说。

“嘿！我以为你小子是天大的胆哩。”杨保旺笑着说。

大伙儿都笑开了。

“先两头卡棚支护，防止顶板再冒，然后往出倒矸石，支棚，架木垛。——这样干行不行？”杨保旺下了命令，又征求王红旦的意见。

“尿头子都甩出去了，才问我往哪里剔。你说咋办就咋办。”王红旦这回服气。他晃着矿灯头点着段成柱几个人说：“你们几个留下，支棚。贾迷瞪！贾迷瞪回来了没有？”

煤帮黑影里一个人有气无力地答应：“嗯，回来了。”

“又迷瞪啦？夜里和老婆干了几回，交代交代！”王红旦的矿灯光直射贾亦真，嬉笑着说。

“没……没有。”贾亦真眨眨着小眼睛，躲避着灯光说。

“没有？那是给嫖客守大门了吧！”王红旦又一句话，说得大伙儿哄笑起来。

“听着，贾迷瞪！”王红旦继续嬉笑着说，“狗鸡巴戴礼帽，让你也当回人。今天你领上剩下的人往里运木料。干吧！”

运木料要走的巷道不长，也就是千把米。只是有一段巷道棚梁压垮下来，通过时得九十度弯腰。胳膊窝夹上六米长的高柱，必须半蹲着一步一挪。头趟轻，二趟重，三趟下来吃不消，运木料的人个个脸上汗浸浸的。身弱力亏的冯玉，额上的汗珠挤过眉毛往眼眶里流，两腿软软的直打颤。

拉第四趟时，冯玉见武锁歇下了，也跟着坐下来喘口气。

贾亦真走过来喊：“干呀，才干了这点儿活就软蛋啦？”

“歇一歇！比他妈的给地主干活还催命。”武锁嘟囔。

“谁胡说八道？”贾亦真走到武锁面前。

“我！咋啦？”武锁猛地站起身，“我们拖长高柱，你抱短构木，还说我们不行，哪有这道理？”

贾亦真朝比自己高一头的武锁眨眨眨眼：“你还想干不想干？”

“干不干，你开除不了我？”武锁耍起脾气，寸步不让。

“我……我告你去！”贾亦真声厉内荏了。

“告去！蛤蟆蹦上三下，还要歇一歇哩。”武锁说着，又坐下，朝贾亦真翻白眼，“今天不是你当头儿吗？当头儿的干多少，我干多少。等着哩！”

“好！好！累了，休息休息，休息好再干。休息！休息！”贾亦真说完，也找了个地方坐下，眯瞪起来。运料工人全都停下来。

时间随着越来越强的巷道风飘着，汗湿的衣服湿在背上，一阵阵风凉气往肉里钻。冯玉担心木料供应不上，误了支护，便站起身，挡起一根高柱，向里拖去。休息的人们陆续站起身也开始动作。

贾亦真没有动，武锁也没有动。

突然，“咔吧”一声响，武锁一激灵，猛地站起身四处张望。贾亦真睁开眼，心里清楚是顶板来压，井下常发生的事，只要不连续响，就不会出危险。惊下了武锁这个撩毛灰鬼，贾亦真高兴，不由得想笑。

不等贾亦真笑出声，武锁已经搂起几根构木走了。

第二天中午，武锁叫起睡觉的冯玉去食堂吃饭。出门时，段成柱回来了。武锁看到段成柱湿漉漉的头发，就问：“才下班呀？”段成柱点点头，走到床前躺下就睡。冯玉问：“吃饭了吗？”段成柱说：“不饿，睡起来再吃，瞌睡得受不住。”

武锁朝阖上眼皮的段成柱扮个鬼脸，拉上冯玉走了。

进了食堂，武锁买了六两面条，打了一份两毛五分钱的过油肉。冯玉要了两个馒头，打了一份五分钱的豆角菜。两个人坐到一个桌上吃。

冯玉拖木料累得够呛，疲乏劲儿还没有歇过来，馒头豆角菜嚼在嘴里不像以往那么有味。想去再打个一毛五分钱的豆腐菜，忍了忍没动身子。——向梅正参加高考，如果考上，得给她准备路费，从口里再省点儿吧。

武锁吸溜着面条,吃得很香。突然,他支楞起耳朵,对冯玉说:
“你听!”

透过买饭吃饭人们的嘈杂声,冯玉听到矿有线喇叭正播发报道:“……在大队长杨保旺、小队长王红旦带领下,同志们立即开始紧张支护。下班时间到了,青年工人段成柱提出‘不处理好冒顶不出井’的口号,党团员积极响应,许多准备下班的同志又留了下来,清理石块,疏通巷道。保证了下一班正常生产。让我们向采煤一队的同志们学习,多出煤,出好煤,超额完成本月煤炭生产任务!”

武锁说:“咱段大哥又露了一手。”

冯玉说:“不干则已,干就要干出个样子,这是段成柱最近嘴边上说的话。可惜我不能和你们比,身体熬不下来。”

武锁说:“能熬下来也不熬,又不多给一分钱。”

吃完饭,冯玉花两毛钱买了两个饼子。武锁问咋又买饼子,冯玉说给段成柱带回去,让他睡起来吃。

2

天上飘着丝丝缕缕的云,太阳溶化出一片白。

胶皮轱辘大车上坐满了宣传队里男男女女的人们。她紧挨着顾前程,听着他一串串俏皮话儿,咯咯地笑。满车的人都在笑,都高兴。大车悠过了村庄,荡过了田野,她靠在顾前程身上,心里甜滋滋的。忽然,一道白花花的河横在面前,赶车的大叔扬鞭“叭叭”两声脆响,驾辕的骡子惊了。她一下子掉进河里……

“转转,快点起吧,别贪睡了。”窗外,传来妈妈的叫声。

转转极不情愿地翻个身,没有起身。

今天人家来相看的日子,但转转心里懒懒的,没有一点点情绪。想大哭一场,眼泪流不出来了,想大叫几声,又恐邻居听见,说梁家闺女疯了。

认命吧!世上只有真情的女子,哪有实心的男人?

她和顾前程在公社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,相好了几年。恢复高考,顾前程闭门读书,鲤鱼跳龙门,上了大学。一年后,顾前程整个儿变了。暑假临近,转转按捺住怦怦跳动的心儿,等待邻村的顾前程来看她。一天过去了,又一天过去了,顾前程没有露面。转转心里慌慌的,却又矜持着不去找他。半个暑假过了,转转拿着几次被针扎破手指纳出的鞋和鞋垫去看顾前程,没进顾家院门,听到屋里又说又笑,进了院门,没人说话了。顾前程妈原先那张笑眯眯的脸挂了霜,像秋后迟摘的茄子。顾前程妹妹那蜜棒儿似的嘴,锈成了喇叭儿,叫了声“转转姐”,满腔儿干干涩涩。单独和顾前程说话儿,他解释说回来时间紧,事情多,忙!转转不怨他,拿出鞋来让他试试。他看了一眼说,现在城里人谁还穿家做鞋啊!掏出鞋里红丝线绣的牡丹富贵花鞋垫,说,把这留下吧!转转当下委屈地想哭,忍住泪回了家,进了自己住的屋里,把鞋摔到炕背儿,关住门哭了一下午。

顾前程返校后,两个月后来了一封信,提出分手。寒假回来,躲着不见转转的面。转转恨呀怨呀,冬夜长,惆怅更长,泪湿枕巾无处说凄凉。眼看着闺女肌瘦一圈,色减三分,爹娘着急得直转。老爸无奈叹一口气:“是金童让人家坐玉殿去,是乡下女就找婆家吧!”

媒人登门,说一个转转不吐口,见一个转转摇头。两年后,听人传来顾前程毕业留到大城市了,大夏天转转心里凉得透透的,没有丁点儿热气儿。

前些日子,老爸访到双桃垣村满仓媳妇要给弟弟说对象。后生在汾东矿当工人,吃的国家粮,挣的大票票,各方面条件,不赖。

老爸捎话过去，满仓媳妇先来相看了转转，一见之后，就满打满地应承下来给弟弟保大媒。说定弟弟回家给父亲上三周年坟时，双方见面。
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忘不掉顾前程也得忘啊！妈妈又催转转起床，转转懒懒地穿衣，懒懒地下炕，懒懒地刷牙洗脸，然后懒懒地拐到爸妈屋里。

老爸坐在炕上抽旱烟。炕桌上摆着盛好的米汤和辣椒拌的咸菜条。妈妈掀开灶上蒸笼盖，拾上馍，端到炕桌上。转转没有一点儿胃口，勉强喝了一碗米汤，吃几口咸菜，就又回到自个儿屋里。

妈拾掇妥碗筷，进转转屋里，见转转又歪倒在炕上，便叹一口气说：“转转，你也老大不小啦，还能让妈操一辈子心。妈知道你心里委屈。人要往开想，过光景得心贴心，姓顾的人家势利眼，咱早躲开早好，就当没有认识这家人。天底下好后生多得是，放开眼挑挑，还怕挑不上个好的！快起来，把头梳梳，打扮打扮。人家来了，你看看人家，让人家也待见点你。乖妮儿，听话！啊。”

转转起身梳头。转转妈到前面代销点开门坐店，捎带瞭望满仓媳妇领人上门。

老爸抽完两锅旱烟，炕沿上磕巴磕巴烟锅子，抬腿下炕，到院里厦子间拿了把小锄，土地由家庭承包了，人不缺地的工，地不缺人的粮。今年天旱，得多锄锄。

房影子快看不见时，在代销店门口坐着的转转妈，远远瞭见满仓媳妇领着个后生来了，忙关了代销店门，立着身子招呼客人进院。

入了屋，转转妈喜眯眯地打量后生，后生中上等个头，敦敦实实，穿一件洗过几水的蓝布衣服。这蓝布衣服不是村里人穿的对襟中式袄，也不像城里人时兴穿的涤卡中山装。衣领子大，左上方有个暗兜，别着支钢笔，两个下衣兜斜开口，看上去布料耐耐的，挺结实，像是工人们干活穿的衣服。不过，穿在后生身上，倒也显得合身。

满仓媳妇对转转妈说：“这是我兄弟。”

听见后生叫“婶”，转转妈忙拿起炕笤帚，抹拉了两下本已干干净净的炕沿，说：“快坐下！快坐下！走得累了吧？”

安顿姐弟俩坐下，转转妈倒了两碗红糖水端到客人面前，又细细地看后生。后生长相不算出众，却顺眼。头发黑黑的，不大的两眼透着一股精气神儿，鼻子圆直，嘴唇厚实，一看就是个“鼻大有出息，口阔吃四方”的好后生。

来的后生是段成柱。自从他到矿上后，一回家妈就叨叨着要给他成亲。妈说一天天老了，早抱孙子早省心。又说成刚上初中住校，身边有个伴，白天夜里有个说话的不寂寞。拗不过妈三番五次说，段成柱也就答应下来。这次清明回来，给父亲烧了纸，到姐姐家住了一宿，天明他和姐姐相跟着来到梨树坪相女方。这会儿不见姑娘先见老人，让老人左看看右看看，段成柱怪不好意思。

转转妈相够了“女婿”，欢欢地叫转转过来。叫了几次，转转才掀门帘进来，问声“来了？”算是打过招呼，倚在门边再不吭气。

段成柱看着进来的转转，脑海中跳出了“玫瑰含雪”四个字。对方的漂亮可以说三村五庄少有，完全不是原来想象的农村姑娘粗粗糙糙的形象。怪不得姐姐说见了面以后就不会说不愿意的话啦，果真！

多扫几眼，段成柱脑海中又跳出“冷艳”两个字。对方对这次见面不像反感，但绝对说不上热诚。细眉儿微蹙，杏眼儿似嗔非嗔，薄嘴唇儿抿得紧紧的，惜话如金。

姐姐怕冷了场，只管说个没完：“我家这大兄弟啊，在汾东矿当工人。一个月口粮五十八，基本工资五十九块四毛六分钱。上满班、一个月能开八十多块。矿上人说：八十五、五十八、不缺钱，不缺粮……”见姑娘不爱听，又转口说，“我家这大兄弟啊！脾气性子好，在家里可孝顺我妈哩，到了矿上，和一块儿去的人全合得来，照顾他们没说的，像亲兄弟。”

转转妈见闺女不吭气，应着说：“是哩，我看你这弟弟有出息。”

姐姐看着转转，又说：“出息不出息吧，谁也不长前后眼。我这对大兄弟从小学习就好；一个班四五十号人，数一数二的尖子，要不是当了工人，说不定就上大学啦。到矿上刚刚三年，就领上人干活啦，大小算个头儿。”

满屋子四个人，就数段成柱姐姐一个人话多。说的话多，应的声少，说话人渐渐地也没了劲头。

转转说了句“你们先坐着”，回自己屋去了。

段成柱耐住性子听姐姐和转转妈说天气道收成，逐渐觉得身上燥热起来。想说“走”，记起姐姐临来时的吩咐，又止了口。坚持坐了会儿，再也坐不住了。说声：“我出去看看”，就先来到院子里，心想看来这婚事成不了。

院子拾掇得干干净净。一棵干粗枝壮的核桃树挺立在院墙旁，树下扔着几块劈柴和一把斧子。段成柱耐不得胸中的烦闷，走到树下，拿起斧子，向一块老树根狠狠砍去。一下又一下，随着砍下的力量，烦闷逐渐传递到斧刃上，倾泻入木头中。不大一会儿时间，他的情绪平稳下来，不再发泄，像干井下活一样，专心致志，毫无杂念地劈起柴来。

正劈着，院门外进来一个人。段成柱抬起头，见进来的人朝自己打量。段成柱觉得面熟，一时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猛地，那人扔下手中的锄，大步走到段成柱面前，双手拍着他的肩膀，一连声说：“你到底来了！进屋嘛，咋劈开柴啦？”

段成柱想起来了，这是当年拉炭上十里滚山坡遇上的那个赶牛车人。

那年，父亲吃药打针花光自个儿家里的钱，欠下队里的钱，又借用了左邻右舍的钱。钱像流水一样出，病粘在父亲身上就是不离开。妈煎熬得长吁短叹，难张口向村里人借钱。

放寒假回家的段成柱见家里这般光景，借了辆胶皮轱辘小平车，攥起车把奔向四十里外的小煤窑去拉炭。拉回来卖了，一趟挣六七块脚钱。

腊月二十三，段成柱拉着满满一车炭到了十里滚山坡下。他甩下肩上的车辕绊绳，一屁股坐在辕把上，从棉袄怀里拽出白洋布袋袋，倒出玉茭面窝窝，握在手里大口嚼。和往日差不多，天后晌时到坡下，把剩下的干粮吃了，肚里有食，心中不慌，努努劲十里滚山坡就上去了。

嚼着窝窝，段成柱朝坡上张望。不远处有挂车往上挪，车上擦着大大小小的纸箱子，像是村里代销店进货。段成柱三口两口把窝窝吞进肚里，脱下棉袄，扔到车上。两手紧紧攥起辕把，低下头，弓着腰，拽动了车轱辘。他心里较起劲——撵上前面的车！超过它！

车轱辘碾着沙土刺啦啦响，段成柱觉得没费多大劲儿就撵上了坡上的车。擦着边往前超时，他侧脸望，是挂牛拉的车。牵牛的人上了岁数，气喘吁吁，脸色苍白，豆大的汗珠顺脸淌，尽管努着十二分力牵牛往上拽，车轱辘还是像倒转。这人是不是病了？段成柱脑海里浮现出父亲的病容。他紧往前拉了十几米，把车横在路上，迎着牛车走下来。

“老叔，是不是病啦？”

“嗯！”赶车人点点头。

“先停下，我帮你一把。”段成柱从路边捡了块石头，垫到了牛车轱辘下。

赶车人露出感激的目光，朝段成柱笑笑，拽出腰间的毛巾，擦着汗说：“唉！货装得多了点，又赶上拉肚子，寻思着不要紧，可谁知越走越没劲。”朝驾辕的牛努努下巴，加了句，“这畜牲也不争气。老啦，不中用啦。”后一句不明白是说牛还是说自己。

“老叔，我帮你拉上去。你先帮我把炭车正过来。”段成柱说完，走到炭车跟前，把车挪到路边。赶车人打住了车眼。

段成柱摘下炭车上的绊绳，挂到牛车上，撑直了，发出一声吆喝，老牛迈开步子，车轱辘滚动起来，段成柱和老牛前头拉，赶车人后头推，立时三刻，车就上了坡。段成柱松开车把，抹了把额头上